

ROBINSON CRUSO

BY DANIEL DEFOE

魯濱遜飄流記

達尼爾·笛福著
汪原放譯
華文書店發行





ROBINSON CRUSON

BY DANIEL DEFOE

魯濱遜漂流記

建文書齋新刊

海國男兒

(世界少年文學名著)
法國·馬洛原著

適夷譯

沫若譯詩集

(包括初期譯詩·雪萊
詩選·魯拜集·新俄詩選)

郭沫若譯

蕭紅小傳

(傳記)

駱賓基著

五月丁香

(劇本)

駱賓基著

幸福之路

(生活哲學)
英國·羅素原著

傅雷譯

文盲

(戰爭小說)
法國·杜哈曼原著

傅雷譯

短長書

(雜文集)

唐跋著

石屋餘瀋

(筆記)

馬敘倫著

大渡河支流

(長篇敘事詩)

玉杲著

魯濱遜漂流記

(世界文學名著)
英國·笛福原著

汪原放譯

原序

第一

瀋遜·克羅沙 (Robinson Crusoe) 這個故事，有事實上的根據。這是一個英國人，叫做達尼爾·笛福 (Daniel Defoe) 寫的，他生於一六六一年，卒於一七三一年。他在生的時候，在英格蘭 (England) 時常會有許多消息傳來，都是關於新到美洲大陸去的人們，在那裏以及在左近的各島之間，翻船失事，遇難的，又有許多令人驚奇的故事，到在述說，說到那些飄流的人們，如何掙扎過活。我們的記載裏，有兩個人，時代是不同的，先後在智利 (Chile) 的沿海的一隻海島，叫做鑑非南得斯島 (Juan Fernandez) 上，踽踽涼涼的，過上了好幾年。有一個是印第安人，他從一六八一年到一六八四年，一直落難在那裏，他的冒險記，在海盜傑皮耶 (Captain Dampier) 的『世界一週新航行記』 (New Voyage Round the world) 裏說過的。還有一個便是聞名的亞力山大·森爾刻克，他是一個蘇格蘭人，他是在一七〇九年二月間才遇救的，他已經陷在那裏四年四個月了，依烏德斯·羅佳 (Woods Roger) 說。笛福的這部著作，有許多地方，很和這兩種記載相像；並且還有一個傳說，我們的著者，有一次，還會到柏西 (Parsi) 去訪問過森爾刻克。

但是，笛福說的那隻海島，在種種方面，都不能證明便是鑑非南得斯島。他自己說是在荷勒諾哥河 (Orinoco) 的口子左近。照這樣看起來，很像現在叫做多巴哥 (Tobago) 的那隻島，那裏距離大陸的種種特徵也很

對和特里尼達島(Trinidad)的關係也不錯，而且那裏的海上的急湍狂流，也和笛福說的相合。那隻島上，關於乘船遇難的傳說也是有的，有一種記載上，說是在那裏曾經找到一個淒淒涼涼的法國人，他說是住在那裏，獨自一身，竟過上了二十一年啦。

書裏說到把克羅沙的船打壞了的那種狂風暴雨，那是西印度(West India)特有的一種狂風暴雨，發起來的時候，真個是又要閃電，又要打雷，現在，在那些海面上，還時常要發生笛福對於那些地方的地理上的常識，非常健全，非常正確，他在生的時候，那都是探勘出來的地方，也已經有人居住了。他不但是對於那些地方的位置，大小，很清楚，而且，連那些地方的氣候，地土的性質，出產的情形，以及在商業上的價值，都很明白。

魯濱遜·克羅沙這個故事是用種種實有其事的事實來做根據的，這就不用說了，這是笛福的偉大的創造天才的產物。他捉住了森爾·克，或者是一些別的乘船遇難的人的一點經驗，加以想像，竟寫出了一個活生生的，精力飽滿的人物，逼得淒淒涼涼的去過起一種奮鬥掙扎的生活的一個故事來了。克羅沙的奮發有爲，克羅沙對於宗教的熱忱，克羅沙再也不懈怠的勤勞，笛福寫的都是他自己，看來好像他的全身也是在克羅沙的孤隻島上一樣，他也真個是在那裏過着那種與世隔絕的淒涼生活一般哩。克羅沙的這種的心力與體力，這種的勇氣與膽識，這種的百折不回，不屈不撓的恒心與毅力，竟使英國以及英語，在地球上的任何一個地方，都達到了，在事實上，也真個差不多要征服世界了。

*

*

*

我用本翻譯的『河邊叢書』本，卷首並沒有序文。這篇序文是普通的版本前而都有的。我因為他有考據的

價值，故把他譯在此地，讓我們東方的讀者，可以參考。

這裏的地名，在本書裏，都曾提到，也都有詳細的註，讀者要查，也很方便，故不在這裏再來註他，以免重複了。

(原)

著者傳略 之一

笛

福 (Defoe) 生一六五九年 (前清順治十六年) 或云一六六〇年卒一七三一年 (前清雍正九年)

英文學家，著述甚夥。其最名於世者，曰『魯濱遜飄流記』 (Robinson Crusoe) 父業屠。

氏少時學於非國教徒所設之學校 (按英國當時以英吉利教爲國教，非國教徒不從國教者也。蓋同一教宗，而教規各異，即今耶穌教之分某會某會耳。) 習爲教士，後乃改而經商。然性喜仕進。方滿卯特公 (Mormouth) 之起事也，(滿卯特公爲查理二世之私養子，居納特蘭，起兵攻英，謀奪惹迷斯二世之位。) 氏往從之。及維廉 (William) 攻英，氏亦隸其麾下。尋游法蘭西，西班牙，復返而經商，以折閱喪其資。嘗一爲玻璃稅務司之會計，及磚瓦廠之書記。

年四十，始專意著述。維廉第三忌法之強，欲伐之，氏爲文以懲患國人，撰一詩，題曰『眞英人』，言能以仇法爲心者，乃眞不愧爲英之子民也。能文之名，實由是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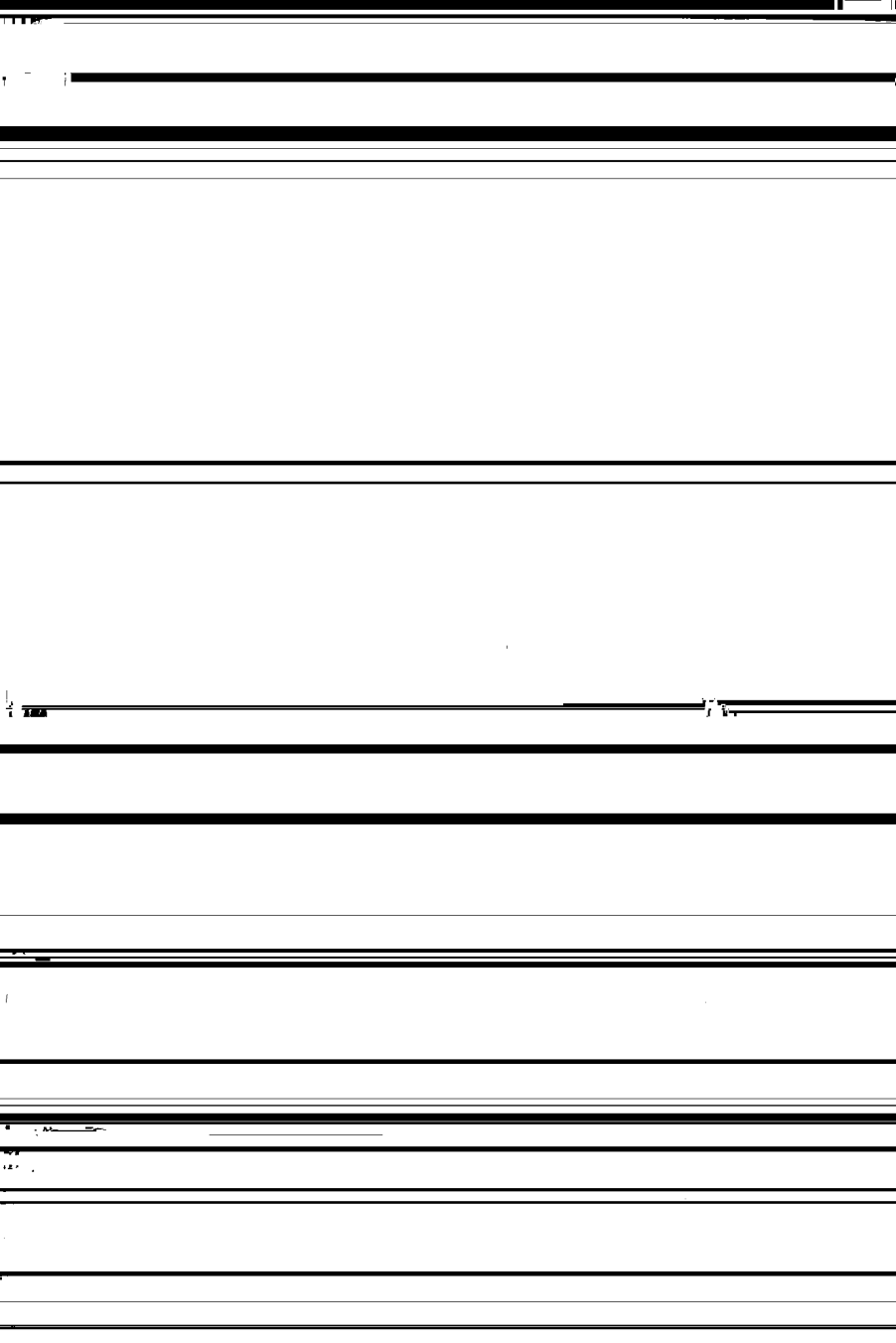
女王安恩 (Anne) 時，國教徒與非國教徒，互相踏擊，其勢甚烈，氏益發爲文章，以議論其事，筆爲之秀。內一

篇曰：『對付非國教徒之最便法，一語含諷譏，欲以愚反對黨，既而大觸其怒，於是下議院命焚其稿，逮氏鞠之，命立於刑具者三日，或加以禁錮。就刑之第一日，即於刑具上成一詩，甚警動。及在獄中，著作未嘗或輟。所創之星期報，亦經始於是時。氏以一七〇三年（前清康熙四十二年）下獄，明年八月被釋。此報經始在是年二月，至一七一三年（前清康熙五十二年）七月止，凡九年餘。其始為一星期報，後改二星期，又後改三星期，為文五千餘頁。凡人類各種學問，幾於無不備具，在氏著述中，即不得為第一傑作，亦洋洋乎巨觀也。此九年中所著他書，付印者又有八十種，皆著名之作，共四千七百二十七頁，可謂富矣！』

氏之被釋也，以神赫爾勒（Harley）之力。赫爾勒氏復擢用之，命為密使，赴英倫西境查案；嗣復奉命赴蘇格蘭，以秘密運動，助成蘇格蘭與英吉利之合併，遂著『英蘇合併史』。

赫爾勒以安利黨（Tory）人居相位，（時英國有兩黨：一曰安利黨（Tory），一曰輝格黨（Whig）。）安利黨即後之保守黨，輝格黨即後之進步黨。一七〇八年（前清康熙四十七年）罷戈多芬（Godolphin）代之。氏本輝格黨人，至是竊自喜，以為今而後，可以達其輝格黨之主義矣；不意赫爾勒復入相，氏於是復供職於安利黨之政府。

又女王安恩崩後，廷臣中有陰謀助惹迷斯第一（James）復辟，以阻漢諾威朝（Hanover）者，（自喬治第一（George）起為漢諾威朝。）或疑氏亦與焉，以是頗不理於衆口；雖為文自白，卒亦無益。一七一八年（前清康熙五十七年），奉政府命為秘密偵探，以計謀為惹迷斯黨及國教報館之副主筆，遂盡得其隱。氏不甚顧惜名譽，然其非安利黨，則有可以斷言者。



著者傳略 之二

達

尼爾笛福 (Daniel Defoe) 是魯濱遜飄流記的作者。他一生的榜樣，可使我們明白一個人的出身貧賤，和將來大事業的成功是絕無關係的。笛福的父親，在倫敦聖齊爾茲克黎布爾門 (St. Giles Crip-

pleane) 那邊當屠戶的。笛福少年時也很庸庸碌碌，等到他中年時候，他纔任非國教的禮拜堂裏的要務。

他少時到十四歲，剛到紐英吞 (Newington) 去讀書。在紐英吞，笛福會習了許多文字，如臘丁文，希臘文，法文，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等，還有普通關於宗教的一類書。他能够讀這許多文字，因為他是一個絕頂聰明，有悟性的學生。在二十四歲，沒有著作以前，他改變他後來要做教會事務的目的，他想做一個襪商了。

我們很難想像笛福在倫敦做襪商的一切情形，但笛福之才決不止於襪商。像這樣一個學者和政治家，在那時風俗敗壞的社會上，決不忍袖手旁觀是一定的。

那時正是編著小冊子盛行的時代，一般著作家往往寫出社會上的一切事情來，售給市上。所以笛福就將素來他腦中所藏的社會上的事情描寫出來，印成小本子售出去。有一本小本子裏頭，他寫的文字，是諷笑當時的政府。內中把當時英國教會的一切情形盡情寫出，并把當時一般人民的意見都寫在裏面。

因為他在這本書上，關於政府的事情大寫特寫，他就被枷示眾，但是一般人民很尊敬他，都表示同情，在他

的枷上散滿着花卉。幸而他的兩耳未被割去，照律，凡是和政府反對的人，都要受這個極刑的。

他被枷在一千七百〇二年，兩年後，他又被禁於紐給特（Newgate）獄中，但是他還可以有一些自由，因為他每星期發刊一種小報，上面寫的文字，仍是攻擊當時的政府，而袒護新教。

在他死前三十年間，（他死於一千七百三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剛是七十歲，）這時候，他那一枝筆從來沒有止息過。他著了許多書。笛福的名字是永不磨滅的，因為他寫的魯濱遜飄流記，刻在他名字上增光。笛福是第一個寫故事的小說家，而且他第一次寫成一種自然的體裁，就是現在極普遍的小說。他死後葬在非爾茲地方，四十三年前，約翰培揚也葬在那裏。

過了長久的年月，笛福墓前的石碑破裂了，所以字也已消滅。不多時，倫敦報上載着一篇文章，鼓吹一般喜歡看魯濱遜飄流記的兒童，叫他們捐助一個新的紀念碑，去追念笛福。結果，他們在笛福墓前豎起了一支埃及來的紀念柱。

* * *

這一篇錄自世界名人傳，見「萬有文庫」裏的少年百科全書。有許多瑣瑣屑屑的關於著者的事，都是很有趣的。

（原）

著者傳略 之三

笛福 (Defoe, Daniel), 生於一六六〇, 卒於一七三一四月二十六日。

英吉利的小說家。紐英吞的肉舖的兒子。他曾就學於非國教徒的學校。也會旅行過歐洲大陸。

他的最初的著作是籌劃論文集 (Essay upon Projects), 出版於一六九七。後來, 一七〇二, 他又發表了他的最有名的對付反對黨的捷徑 (The Shortest Way with the Dissenters), 可是他竟因此而入獄了。釋放以後, 他開始辦了一個週刊雜誌 (Review) (一七〇四——一七一三, 後來改做了二星期刊, 又改做了三星期刊。) 在裏面揭載出來的文字, 一共有五千多頁, 一切的論文, 如摩結 (The Consolidator), 如佳·第微娜 (Jure Divino), 如合併史 (History of the union), 都包含在內, 都是些大有益於人智的文字。

他還有其他許多很重要的著作。一七一九年四月, 魯濱遜飄流記 第一卷, 同年八月, 第二卷, 都發表出來了, 當時的讀書界都給他壓倒了。第二年, 騎士回憶錄 (Memoirs of a Cavalier), 船長辛加來登 (Captain Singleton), 又先後出版了。一七二二年, 小說界分外震驚, 因為莫爾·法蘭德斯 (Moll Flanders), 荒年日記 (Journal of the plague) (二版改名饑荒史 A History of Plague), 及克上校的一生 (History of Colonel Jack), 又出版了。小說界裏, 像他那樣的一個無比的寫實家, 實在不會有過。

這一篇是我從日本岩波書店出版（一九三一本）的西洋人名大辭典裏譯了來的。我看他說的年份比較肯定清楚，詳細，可作參考。

*

*

*

（原）

亞力山大·森爾刻克 ● 理查·斯提爾作 ●

在這個報的名義下面，我想起來，對於我的打算，看來是沒有什麼不適合的。我要來說一個人，他是女皇陛下的領土上出生的。我要說的是他的生活史上，有一次很不平常的冒險。我很懷疑一點，像這一類的事，在別的人類的種族裏，不知道也有相同的沒有。我要說的那個人便是亞力山大·森爾刻克。他的名字，有許多好奇的人都是很熟識的。他的名聲很大，因為他孤孤單單的，在鑑非南得斯島上，竟住上了四年四個月那樣長久。

一七一年，我很高興，因為他剛剛回到英格蘭，我便可以常常和他談天。他是一個心地很好的人，聽他把他在那個長時期的孤寂的生活裏，他自己的心頭的種種的革命的念頭，一樁樁一件件，從頭說了來的時候，我認爲真個是一種天大的奇事。我們來想一想罷，和朋友分開，只要是一夜的話罷，那是何等的苦惱呢。這是人情之常。那麼，再來想一想罷，這又是何等的苦惱呢，一定要過孤寂的生活，而且要過上許多時，而且又是一個海員，對於吃哪，喝哪，睡哪，以及和他的同船的同伴們做這樣那樣的事務哪，從來又是只顧高高興興的做了去便是了。

他是從一條有了漏洞的船上，給人安置到了岸上去的，因為他和那條船上的船主意見不合；這也是他自己揀定的，不如在這個地方碰運氣，他覺得比在一條要不得的船上，又是在一個很討人嫌的總管的手下，要



我

於一六三二年生在約克城裏的一個很好的人家，雖然我們並不是本地人，我的父親是一個外國人，一個不來梅人，叫做克勒翠老，從前是住在嚇爾的。他靠做生意掙得了一份很好的家產，後來他才把生意放開不做，到約克來居住了；在約克他才和我的母親結了婚，我的母親家叫做魯濱遜，是當地一個很體面的人家，我就跟着我的母親家稱呼了，這就是說，我就叫做魯濱遜·克勒翠老了；但是，因為英格蘭的字音很容易錯誤的原故，人家叫起我們來，或是我們自己叫起我們自己來，寫起我們的名字來，也是克羅沙了；所以我的朋友們也就這樣的稱呼起我們來了。

我有兩個哥哥，一個是駐弗蘭德的英國的步兵營裏的中校，那枝軍隊，從前是由那有名的團長羅刻特統帶的，我的這一個哥哥陣亡於但幾爾克對西班牙人的戰爭，還有我的二哥的下場是怎麼樣的，我一點兒也不知道，正像我的父親和母親對於我也是

一點兒都不知道一樣。

我在家庭裏是老三，并不曾學過一個行當，從小的時候，我的腦子裏只想著要去遨遊四海。我的父親的年紀很大了，他教過我一點相當的知識，我既受過一點家庭教育，又曾去進過鄉下的學堂，我的父親又還打算要我去學法律；但是我對於什麼都不滿意，只想著要去航海；我這種一心一意的念頭，使得我對於我的父親的意見與命令都大大的反對，就是我的母親和我的朋友們對於我的一切的要求與勸告，我也一概不依，我的性子發作起來的時候，真個好像是命中註定的一般，一定要叫我自身的生活變成一種可憐可憫的生活，像不久就會打上我的頭來的那種樣子。

我的父親是一個有深謀遠慮的人，又是一個很莊重嚴肅的人，他依着他的遠見與眼光，對於我的計劃，給了我許多很切實而透闢的意見。有一天早晨，他把我叫進了他的房間，因為他害腳氣病，不能出房門，十分懇切的，對於我的題目，規勸了我一番；他問我為什麼原故，竟決定要拋棄家庭，離開故鄉，其實，在本鄉本土，在老家，靠着別人的推荐與介紹，也一樣有致富的希望，靠着自己的勤勞與黽勉，也一樣可以掙得一種舒適而快樂的生活。他又告訴我，這一方面，是那些命運最壞的人們，那一方面，是那些命運最好的人們，最想冒險出國，希望藉此抬頭，使他們可以打這種拾大道而不由的事業，一舉成名；種種事情，對於我，却實在不是嫌他太高，就是嫌他太低；又說我最好要取一種中庸之道，或者是一種可以叫做平庸生活裏的高人一等的的生活，這是他費了許多年的經驗，才好容易得了來的，這才是世上的一種最好的生活，能叫人們最快樂的生活；既不必像那一般平庸的很機械的人們，又要憂愁，又要吃苦，又要費力，又要受罪，也不用像那一般所謂上等的人們，又要驕傲，又要奢

修，又要立志，又要姑息，鬧得十分困苦；他又告訴我，只要單單把一件事實來看一看，就可以登時斷定，這種的生活是最快樂的，就是：這種的生活是別人很姑息的；有許多帝王們，對於他們生來非担當大事不可，而結局非常可憐可憫，異常悲傷，只希望他們可以生在這兩種的極端的生活當中的一種中庸生活裏面，也不要大低太小，也不要太高太大；又有許多有智的人，對於這一種生活，都證明這才合於一種真正的幸福的標準，他只祈求着，『也不要太於貧窮，也不要太於富有。』

他要我觀察觀察，研究研究，他說我一會兒就會看得很清楚的，很明白的，那種苦惱而不幸的生活，一定是屬於那些上等人和那些下等人的；只有那些過着中等生活的人們，再也不會遇到那種什麼大大的不幸與苦惱的災難的，也不會像那上等人和那下等人一樣，時時刻刻要遭遇着什麼生活上的忽起忽落，忽好忽歹的重大的變遷的；恰恰相反，那些過中等生活的人們，他們的心身上，從來是不會遇到什麼懊喪的，什麼不愉快的，也再不會像那些人們一樣，要去過那些歪邪不正的，驕閑淫逸的，揮金如土的生活；同時，又像這一些人們一樣，爲了非常的需要，又要去吃上許多很大的辛苦，又要去過卑陋的生活，而結果還是連吃都難上嘴，竟使他們自身都不能不蒙受着一種任意性的生活的必然的很壞的結果；又說只有那些過中等生活的人們才可以說是有種種的美德的，又很安樂，又很舒適；又說和平與富裕真個是這種的生活裏的家常侍女一般；遇事又從不過分，老是心平氣和的，又恬淡，又寧靜，又健康，又有人來人往的交際，一切的令人歡喜的消遣，一切的令人羨慕的快樂，無一而不是他們的幸福；又說凡過中等生活的人，在世界上，無非是安安就就的，輕描淡寫的，在過日，很適意的在過日，雙手與大腦也不必十分勞碌，也不用爲了每日的麵包，去賣身做奴隸，使自身陷在一種不幸的境